捧读残梦

■南泽仁

有一年时间里，父亲生活在凉山，说是写一本书去了。我和奶奶对他的牵挂像行走的阵雨，那样飘渺无际。父亲是喜爱凉山的，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气候宜人，更甚的是喜欢那里的人。他最爱哼唱的歌也是那首：“在那火把节的夜晚，阿哥来到我身边，轻轻地拨动着口弦…。”那是他的一处梦寐了。奶奶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便托我去凉山看望他。他住在一处清幽的石榴园林里，我见着他时，他明显瘦了，穿一双布鞋，走路不太利落，引我朝林中的木屋去。我们在木屋中寂静落座，半晌，父亲说，写字坐久了，脚有些浮肿，行走膝盖生痛。我回应：哦！我们地谈话客套得几乎无话可说，而陷入长久的沉默。沉默时，我低头，双手垂放膝上，用指尖轻轻地划下一些字迹。父亲身后是一扇木格子窗户，窗前放置着一张木书桌，我抬头就看到了一缕光，透过窗玻璃照亮了桌上的一摞稿签纸。父亲随我的眼神望去，说，是一部长篇，书名为《雪夜残梦》。

那是数年前的事情了，《雪夜残梦》问世时，父亲已辞世。《雪夜残梦》如书中主人公东嘎的命运那般，一次次轻触历史而历经辗转，十年之久。州文联主席格绒追美说，一定要尽全力让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圆了残梦。如此，在“康巴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我觐见到了《雪夜残梦》的问世，托父亲的福分，与《雪夜残梦》一道问世的还有我的散文集《遥远的麦子》，这令我如此欣喜。我将两本书端端地摆放在奶奶面前，奶奶喜悦的笑纹从眼角一直舒展到两鬓的银丝深处。我说，奶奶，请任选一本，我为您阅读。奶奶说，先读你的吧，眼神却去探《雪夜残梦》了。入夜，我捧着《雪夜残梦》从作者简介开始为奶奶轻声阅读：“仁真旺杰，甘孜九龙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业余写作，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上百余篇。出版有《九龙山水情》、《拥抱我的高原》……核拉堡子，其实只有五户人家。在一个突如其来的祥瑞预兆中诞生了一个叫东嘎的婴儿，格西泽央的一个梦终将预示了东嘎的一生……”我在阅读，奶奶在倾听，世界都为我们安静下来了。那刻，仿佛是父亲地讲述在我们面前娓娓道来，那语气，那睿智，那厚重。我领会到了一位写作者有别于常人之处便是：人隔世，我们通过阅读他留下的语言文字，使现在和过去复苏起来了并具有灵魂和生命，轻触他的脉搏，时而跳跃，时而平静。

接下来的无数个夜晚，我都会走近奶奶枕边为她捧读《雪夜残梦》，它异常丰富，又沉重坚实。“石屋旁的小牛圈里传来小牛儿呼唤母亲的叫声，奶母牛不敢远离，在小牛圈的草地上时而回应一声，表示母亲在旁，颇有安慰小牛的味道。”奶奶打断我的阅读，为这段描述作注释：这是要为挤奶做准备，所以把小牛隔开来关圈。你父亲三岁就一个人裹着牛皮铺盖到锅庄边上睡觉了。那时候，我还要奶你的姑姑，睡到晚上你父亲害怕了会像那小牛一样：阿妈！叫一声。我应一声，他又会睡着，他其实就像头小牛犊那样隐忍而独立的长大。奶奶的回忆和温润的双目，像窗外的星星，闪烁着淡淡的光辉。很多时候，我们地阅读会延续到深夜，奶奶听着听着就会深沉入睡，轻轻的鼾声穿过我的阅读，夜在宁静中微微起伏。奶奶熟睡的面庞如此平静安宁，仿佛从不曾经受过任何变故那样。合上书，走出奶奶的房间，我又去读《遥远的麦子》，它像是《雪夜残梦》的孩子，那么无助，又那么善良。

“核拉堡子桥头的巨石前，畏桑沐浴，青烟缭绕，经幡猎猎。在人们诚挚的祝福声中，三位年轻僧人踏上了去千里之外的求学路……‘雪狮长大了，怎能眷念在母亲身边，要走就要到最高的雪峰去。’洛洛阿爷用这首歌词表达了东嘎的心意，核拉村的人们无不为之高兴……三个人各自取了一把青稞籽，面向故乡，对着每一座皑皑雪峰，向所有神灵祈祷，望吉日寺的护法神保驾护佑，盼来去平安，早日学成归来。待三人滔滔不绝地祷告颂词完备，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圈湿润，纷纷面向家乡磕头……记不清翻过了多少雪山，数不清涉过多少河流，三人的个子都长高了一个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他们朝思暮想的圣地拉萨终于到了。”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东嘎在这条路上受到了高尚理想的启示，为信仰和热情所驱使，他从未满足于与生俱来的灵性而求暂时的得宠，抑或沉溺。每位藏人第一眼觐见到布达拉宫那刻，感怀之情总是万般难抑。何况东嘎三人千里迢迢。文字描绘，笔调高雅，生动活泼。阅读之处，如见东嘎本人，内心油然而生，万般敬意。

“天还没亮，来了几位穿汉装会讲汉语的，讲了一通话，东嘎听清楚了是要送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学习，要求路上不准乱跑，如果乱跑会怎样等等，接着他们就出发了。很长一支队伍，前后都有持枪的，前面还有马帮驮着物品。走出很远了，东嘎回头一看，雾蒙中的布达拉宫，时隐时现。别了，圣地，还能回来了吗？一条陌生的路，猎猎寒风中，这支既不是朝圣拜佛，又不是去祭祀神山的僧人队伍，缓缓行走在山路中间……东嘎被隔离押入重犯牢房，从窗户口可以看见高高的围墙。一天来送三顿饭，只能看到哨兵游动。终于他想通了，或许这是叫自己静坐修佛。他开始不分白日晚上，坐在那里观佛默念。让心进入一种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世界。直到有一天，管教人员通知他收拾行李……”雪狮被关进了牢笼，东嘎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章巧妙地揭示潜藏于东嘎内心的意念，阅读由此变得越来越沉重，东嘎的命运牵动着我和奶奶的心，直到东嘎从书本里起身，走进了我和奶奶两个人的梦境。我们与历史如此接近，我们的认知因为东嘎身处，变得难以捉摸而混沌不清，这种状况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东嘎的非凡，我们深信不疑，信任他必将有重见天日之时。然而，东嘎又陷入了另一场无端绵长的苦难中。

“阿妈终于唤醒了东嘎，此时的阳光照进整个屋子，阿妈在光线中显得金光灿烂。东嘎抓住阿妈的手说：‘阿妈啦！我还会有牢狱之苦，请你放心，昨夜我的上师们都来看我，有他们保佑，我会平安归来’……。又熬过了一个寒夜的冬天，监狱避风处的围墙边沿，长出了嫩草，远山的积雪开始融化了。监狱管生产的干部找东嘎谈话，对他三年的思想改造、劳改表现，做出了充分肯定。同时安排他到雅江地区一个叫卧龙沟的地方，有数百名犯人去那里伐木、卸料。需要一个懂藏汉双语，又有一定表现的犯人担当采买工作。这么多年的监狱生活，也使他学会了很多虚伪的东西，如安排他了这样的好差事，不能露出喜形于色，更不能哭丧着脸作出难为表情。是喜是悲只能藏在心底，让那张平静的脸去应酬不同的人，对付不同的事。”东嘎多舛命运如风中的麦浪，层层递进。对东嘎的神性，我们陷入了另一种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抗衡是那样坚韧，又那样无助。苦难始终摆在东嘎面前，引领我们的阅读陷入了无限遐想。文章在不断的创造崭新的道德体系的同时，也造就了信仰的奇迹性效果。东嘎的境遇设立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里，而错过了一场完满地进修历程，历史给他带来的遭遇或许就是一场残酷精进历程。《雪夜残梦》的问世，或多或少给了东嘎一个补偿。只是我们沉浸其中而长久的悲痛，不安。历史本是一条路，承载着多少沧桑感悟，漠然果决。

“告别了六年监狱生活地点新都桥，东嘎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值得留念，但也没有什么憎恨之处。在邵队长的关心下，东嘎领取了一笔补助，没有搞清楚是安家费，还是别的名称，听邵队长说，今年可以在当地粮食部门购粮、买副食等……核拉堡子，仍只有五户人家。儿孙们至今守望着祖先留下的一个传说，那被岁月无情洗刷过的老屋，一座座墙体震裂，几代人踏过的木梯，开始腐朽……静静的夜空，静静的山野，静静的破庙。东嘎的诵经声穿入残墙，在荒凉的夜空中，由远而近，由远而近。诵经声笼罩着一种神秘，这声音好像来自旷野里的天籁……‘去拯救他们吧，别再迷茫于世俗间。’上师一推，东嘎掉下空中。他拼命呼唤、挣扎，从梦里醒来，孩子啊呼唤。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川。东嘎想，这是瑞雪，昭示着来年，预示着未来，雪地里，留下了美好的希翼，也留下了东嘎长长的雪夜残梦……。”《雪夜残梦》在一场玄妙的梦境中结束了，我们的阅读从庄严到感伤，于父亲而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行径着一场身体力行的磨难。它所具有的厚重历史，是我这清浅文字所无力品评的。借着月色，我起身走到窗前，审视着浩瀚广阔的夜色，它如此切近又遥远，只听得一声轻叹划过时空。

中元节，我将这本读旧的《雪夜残梦》带回九龙，在父亲墓前逐页焚烧，那些洁白的纸页燃动着浅黄的火苗，像缀长墓边的小黄花，在风中自由款摆，极具生命。几位野人寺的喇嘛围坐在墓边一棵松树下，齐整的为父亲念诵超度经文，那声音悠长如泣诉，一遍遍地碰触着我躯壳内最深的柔软。我对着父亲的墓想要诉些零碎的话语，启口，又无话可说。寂静朴素的石墓，默然朝着凉山的方向，重重大山相隔。离开前，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落起了零星小雨，像一场念想，与天长地久。夜晚，栖宿野人寺，半醒半梦中，父亲着藏族盛装朝我走来，满心欢喜地的样子。

草原文化的魅力

■乌兰

在那远古荒蛮的年代，不知怎样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继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唱歌，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21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她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般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地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像云朵一样飞扬

■杜卫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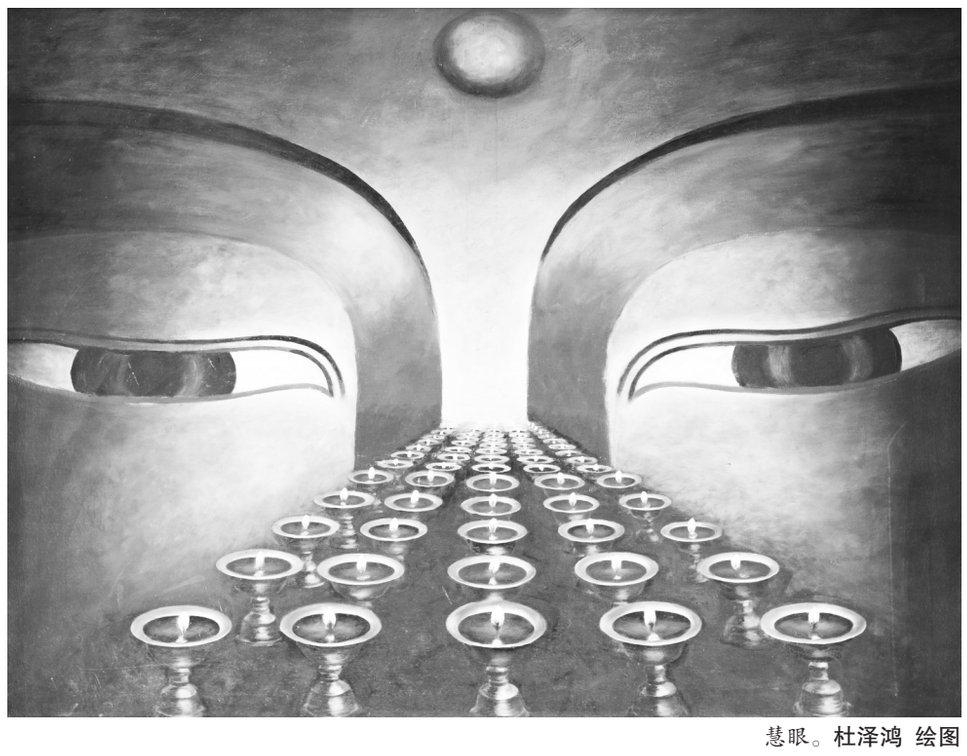
最初，我是从写诗进入文学殿堂的。只不过我不安分，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面对每一扇虚掩的房门都想进入一探究竟：散文的纯美、报告文学的恢宏、杂文的犀利和小说的奇妙都让我流连忘返，并为之倾注生命的激情。

杂而不专，使我事业的风帆未能高悬；多种体裁的尝试，又让我更加接近了文学的本真。那就是，无论文学观念如何更新，创作潮流怎样演化，文学的终极目的是让人离野兽更远。这既是俄罗斯文学对我最初的启蒙，也是生活真谛给我的馈赠。

爱与真诚，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必须具备的人文情怀。雨果认为诗人有一个债主，便是人类。他说，成为人民的伟大仆人，这肯定不会对诗人有任何伤害，因为诗人的职责便是要为人民发出呼声。他甚至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避免使自己的精神对当代人有所影响，把个人的利己生活和全社会伟大的生活隔绝起来，这是一种错误，甚至是犯罪。我为雨果的话点赞！我的写作，无论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抑或小说，或直面现实或回望历史，或纪实或虚构，或长篇巨制或千字短文，批判锋芒每每伴随忧患意识；千回百转总难割舍家国情怀，都力求向世界传递一种温馨的祝福。再黯淡的生活场景，我也希望能够有一线光亮照入，哪怕它一灯如豆。

依我看，时下的文学书写常见两种格局；凭才气写出的作品，构建也许奇伟却常常少了生命的温度；用心血铸就的文字，倘没有灵性像云朵一样飞扬，也难见艺术天空的湛蓝与深邃。两者交融，才会谱出华彩乐章。

知道抵达这样的境界力有不逮，我，心向往之。



慧眼。杜泽鸿 绘图

土地的声音

■柏峰

踏着荒草凄迷的小径，在这黄土沟壑里，看见了经过山洪的剧烈冲刷而形成黄土孤崖，犹如石林一样，锥形或者断层一般，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这里，有风刮过，卷起一股股尘埃，弥散在半空里。其实，之所以摸索到此处，是为了完成一个久已藏在内心的愿望——倾听土地的声音。

来到这儿，是为了寻找土地的声音。对，土地的声音。多少年了，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很是沉迷他笔下的俄罗斯黑土地上那弥漫着诗情画意一般的声音，如一曲曲独立的乐章，奏响在这广袤深沉的土地上：夜气未散的森林清晨，星空穹隆的沉默草原，空气中饱含苦艾的新鲜苦味和荞麦甘香，桦树笔直金黄，白色尖顶教堂，小屋里闪着燃烧柴火的红光，门后传出带着睡意的人声……难为屠格涅夫了，倾耳仔细谛听从黑土地深处发出的大自然的声音，并把这声音凝固成美丽的音符，转换为赏心悦目令人陶醉的文字，经久不衰地保持着永远神秘的艺术魅力……那么，在这块历史同样漫长的黄土地上，土地的声音又该是怎样的悠扬动听呢？

在波涛万顷的麦田里寻找，在一望无际密密森林一般的玉米田里寻找，在漫过天涯的闪亮着金色光泽的谷子山坡上寻找。呵，经过整个严寒的冬季，当太阳逐渐升高的时候，原先被大雪覆盖的麦地，苏醒了，小麦揉了揉还有点迷瞪的眼睛，迎合着春雨淅淅沥沥地低吟，伸展腰身了，你听，你听，那清脆的拔节声，咯崩——咯崩——咯崩，多么美妙的声音，这是生命的声音，是坚挺向上的声音呵！赤日炎炎，当渠水欢畅流向庄稼地里的时候，你听呀，咕咚——咕咚——咕咚，这是玉米喝水的声音，喝过了水的玉米摇曳起阵阵透凉的绿风；秋风渐起，枫叶泛红的季节，谷子成熟了，成熟了的谷子在翻过沟沟壑壑并不歇脚的清亮清亮的风声里，低头弯腰，向大地窃窃私语倾诉着满腹衷肠……

这时分的关中平原，庄稼地里，满世界都是高亢热烈的板胡与喜庆欢快的唢呐合奏，这就是土地的声音，是土地向人类不断无私奉献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土地的灵魂里，来自土地的腹腔里，这是土地最美最美的凝结着无限深情厚谊的心语，这是土地最优美的抒情歌谣，这是土地热情奔放的吟诵，这是土地最美最美的声音！

土地为什么能有这样美妙的声音，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胸怀？仔细端详黄土高崖的横断面，哦，这是黄土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竟然呈现出如此让人惊心动魄图画：黄土的颗粒紧紧地团抱在一起，似乎根本分不清这些黄土颗粒的个体存在，浑然一体，而那竖的，横的条纹，密密细细结结实实地交织在一起，似乎积淀了亿万年了，从里到外透出一种伟大的静穆之气，一种寂静到原始时空的深厚，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然而，又是如此地温厚，如此地亲情。

更重要的是能听见土地内在的声音。

倾听土地声音，需要——“来到一个寂静荒凉的地方，一望无际；天上根本没有云，树木和植物在空气中纹丝不动；没有动物，没有人，没有流水，有的只是最为幽邃的寂静。这样的环境正在召唤人进入严肃的静观。”这是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描绘的领悟壮美的需要具备的心境与环境——确实，也只有在这个特殊的心境与环境里，无思无虑，无欲无望，祛除掉虚妄与浮躁，让心沉静下来，才能感受到土地的伟大与坚实，才能感觉到土地深处的安宁与悸动。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土地赐予给人们了一切，不仅仅奉献出由全部的心力生长出庄稼与植物，还贡献出自己伟岸的身躯与滚烫的热血——这就是崇山峻岭与驱动机械的燃料，也是人与人类永远赖以生存的物质——土地的伟大与价值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膜拜土地的缘由。

面对土地，面对莽莽苍苍的黄土地，顿觉渺小与低微。告别黄土沟壑里这些土地形成黄土孤崖形成的锥形或者断层一般的景致，心里不知怎么的，在苍凉的悲壮后边徒然升腾起一种前所未有过的心情，一种洞悉了土地隐秘情结的壮烈胸怀，紧贴着大地的胸膛，登高远望：关中平原的土地上，绿树成荫，庄稼茂盛，呵，仿佛遥遥地听见了土地那一声声深情而又蕴含着巨大力量的心音……

小说的细节之美

■曹蕙

一直以来，我把阅读与写作，当成了比生命本身更有意义的事情。虽是如此，但对于写作却仍是不得要领。有时，我会停下来，静静地想，我止步不前的症结在哪里？我可不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更接近于自己内心深处所要表达的呢？

偶尔，我也会看看别人的小说，听听老师的文学讲座，总是有所收获的，有时是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有时则是恰好印证了自己内心关于写作的一些想法。

金圣叹说过，一花、一瓣、一毛、一鳞、一焰，其间皆有极微。我认为，找到极微处，便构成了小说的细节。细节在小说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决定小说作品成败的关键。一部好小说，一定是由若干好的细节构成的。假如小说是一个生命，细节则是这个生命的眼睛。一个真实的细节，照亮的却是人心。

“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人心何以如此？”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是因为他善于揣摩人物的内心世界，用独一无二的细节写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他好像能钻进作品中每个人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他通过细节的描摹，让人物丰盈而生动起来。

近些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小说创作也受到一定影响，对具体事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价值的关注。写作者开始向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妥协和认同，变得越来越实在和功利。许多人沉迷于技巧的卖弄，忽略了对精神价值和意义的追问。小说多半停留在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表达上，缺乏对精神世界的领悟，对生命的关怀，对苦难的深度发掘。小说的细节描写也越来越不被重视，思想艺术达不到读者所期望的审美高度，人文精神被阻隔在由物质和欲望堆积的重门之外，这样的小说，读者很难从中感受到温暖、神圣以及空灵。

写作者要有内省与悲悯的气质，不能止于描写生活的阴暗面，而是要具备把自己置身于重重黑暗中，再一点点把人从阴暗中引领出来的勇气和力量。要善于观察生活，提炼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细节，用真实的细节描写构筑一条通往读者心灵世界的道路，为他们在喧嚣的尘世之外构筑一片心灵的家园，传递的思想要穿透作品本身，烛照人性的温暖，并引发对人生价值的回归和意义的思考与追问，让读者得到心灵的慰藉。

对于写作，要始终怀有虔诚与敬畏之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文学的形式怎样变化，文学作品固有的品质应该保留下来。要注重真、善、美，向读者传递温暖与力量。在描述苦难时，要有精神超越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叩问。要用真实的细节来感动人，所谓极微处见真情。一部好小说，让人难以忘怀的，往往是最为真实的细枝末节。

细节之美，在于写得自然流畅而不着痕迹。赫塔·米勒的小说《低地》，用一种冷静的独白，以孩童的视角、以真实的细节来诉说着乡村灰暗的生活。她的文字冷静而富有张力，像一根鞭子，无情地鞭笞那些麻木、灰暗、让人绝望的贫穷的乡村生活。有些细节让人看过之后，稍稍停顿，愣过神之后又捧腹大笑，笑过之后，又觉出人性的悲凉和无奈。

要写出独特的细节来，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叶一如来。”既要遵循文学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又要敢于突破一些传统的、陈旧的东西，去寻找让更多的读者产生共鸣的路径。在自身独有的写作风格的基础上，去开掘文学作品的内在生命力，加入新的时尚元素。要努力去寻觅新材料和新角度，捕捉和提炼典型细节，千万别以为那些细枝末节是可以忽略的。

要通过细节描写来兴波澜、设悬念，激起人们情感的浪花和波澜，抑扬互用，力求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有时哪怕只是生出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能使读者读来觉得妙趣横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美。

写细节还要有独特的视觉效果，从而体现个体的审美意识，扬长避短，保持自身独有的语境思维方式。要有心灵的自由，更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用独特的眼光去观望世界，感悟人生，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一种真实的气氛。

另外，语言写得要流畅、生动，要给人以旁枝横逸、杂花生树的美感。文字犹如美女，素面有素面的动人之处，艳丽有艳丽的夺目之美。娇羞处如临花照水，灵动处如行云流水，大气处如气贯长虹。

文学提示我们，有些珍贵的东西还在。一名好的写作者，要善于从平实的生活中发现细节，从中提炼出智慧，给人以美的启迪。如果一部作品，只是把看到的和听到的老老实实地写出来，是远远不够的。缺乏思想高度的小说如同没有翅膀的鸟，是很难超越和飞升的，只能是匍匐于生活表层，立不起来。要把缘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诉于笔端，记录心灵刹那的火花闪现。要通过人物自身的眼神、动作、心理活动等细节去展现。要给予人物更多的人文观照，给予他们应有的同情和体恤，让他们立起来说话。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叙事平静，然而那些看似平静的细节描写，却能让人有真实的感动。

文学之路辛苦而漫长，让心安静下来，让前行的脚步更慢一些，惟如此，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